

文學的
經典·
永遠的
黃書背

月球姓氏

駱以軍



《聯合文學》

文學的經典·永遠的黃書背

聯合文叢

479

月球姓氏

● 駱以軍／著

月球姓氏

作者／駱以軍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王聰威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文學叢書主編／鄭順聰

副主編／蔡佩錦

企畫編輯／張晶惠

資深美編／戴榮芝

責任編輯／張清志

校對／呂佳真 駱以軍 張清志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10)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轉5107

傳真／(02)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1)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29178022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0年11月 初版(共五刷)

2010年4月 二版初刷

定價／360元

copyright © 2000 by Low, Yi-Ju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月球姓氏 / 駱以軍著.

二版. -- 臺北市：聯合文學，2010.04〔民99〕

376面，14.8×21公分. -- (聯合文叢；479)

ISBN 978-957-522-873-6(平裝)

857.7

99001653

月球姓氏

聯合文學・經典版系列之

目次

火葬場	1
辦公室	19
超級市場	39
動物園	57
廢墟	73
醫院	93
中正紀念堂	111
校園	127

漂流 的 日 記 簿	公 廁	機 場	夢 裡 尋 夢	中 山 堂	大 水	黑 色 大 鳥	升 官	山 丘	逃 難	鐘 面	夜 車	K T V
331	315	299	285	269	253	239	217	205	191	173	155	139

火葬場

我們哀傷地在這火葬之地，在這送行之地……我和我哥，
開始詢問、串供、復原、回溯著我們差距甚大的記憶。

月球姓F



有人來敲我的車窗，我驀地從放躺的駕駛座上驚醒。睜開眼的那一瞬間，完全斷了任何關於時間空間的細微絲繩，整個人漂浮在讓人詫異的光亮裡。之前便包圍住的睡眠狀況，除了引擎未熄火的持續抖動，雨刷每隔一陣便呼啦一下拖磨著布著雨絲的擋風玻璃，FM音樂裡一個男人女腔的主持人嘮嘮叨叨和來賓交換著俄國菜裡一些鹹奶油和馬鈴薯、魚子醬這些料理材料的揀選……隱約還意識到，在我車子外邊周圍，來來去去買菜的阿婆們和小販吆喝的嗡嗡聲響……

我揉了揉很久的眼睛才清醒過來。褲襠裡的那傢伙因浸入深眠而槓得好硬。來人又敲了一陣車窗，原來是我哥。我要他上車。

「怎麼睡那麼死？」我哥坐在我旁邊的座位，聽不出感情地說：「我敲到手都痛了。那些菜販都在看我。」

我們約在這個農會超市的門口碰面。昨夜兩點，我哥先趕回去，他怕阿嬤清晨醒來找不到他。我則和我娘坐在小板凳，在燈光昏暗的佛龕前念經到天亮。

「九點半了，那邊應該開門了。」我哥點了一根菸抽著，然後他把菸屁股丟到窗外。「怎麼樣？還好吧？」我哥說。

「還好。」我說，這時我已把車開上省道。窗外仍飄著雨絲，但眼前積水的道路卻陽光燦亮。我好像還完全無法從那自黑夜延續過來的夢魘般的僵硬情境裡徹底甦醒過來。

小玉的屍體，裝箱在我的後行李廂裡。

我記得在闇黑中，我娘一手托著小玉腰椎的位置，把她僵硬的身軀往箱底盤，一手努力

地把她下頷到頸脖的部位往胸前壓。並且柔聲但慌亂地哄勸著：「小玉，來，乖乖，媽媽弄舒服，來，聽話。」彷彿她還活著似的。

但那紙箱實在太小，且那時小玉已死了八個鐘頭，屍體整個僵硬了。我娘甚至還把小玉的頭顱硬往直伸的前肢側邊塞。我娘的動作在那極暗的光度裡恍惚如夢，也許她亦在那催眠的狀況下，以為自己的手勁如許輕柔，她似乎想把小玉直挺挺的屍身團成像羊膜裡嬰孩那般蜷縮熟睡的模样。

「媽，我去樓上找個大點的紙箱。」我實在看不下去，便輕輕對我娘說。我很怕她在那種夢遊狀態下，把小玉的屍體拗斷了。事實上在她翻弄小玉屍體的過程，我突然迫近地看見小玉的舌頭，像一片沒退冰凍硬的扇貝之類的，整片掛在微張的嘴邊。我這才確定小玉真的是死了。

我從閣樓上找到一只裝洗衣皂的紙箱，拿到樓下時，發現我娘在黑裡，撫著小玉的屍體哭。

然後我和我娘，把那紙箱的箱底鋪上厚厚一層印了往生咒的黃宣紙，墊一張毛巾被，然後把小玉的屍體從原先的那只箱裡抽出，平躺進後來這個紙箱，再蓋一層往生咒宣紙，最後封箱。我因為害怕從那屍身持續流出的污水，會留在我車子的行李廂，另外再用兩個黑色大垃圾袋，把那紙箱整個密封包裹。

在這整個幫小玉屍體裝箱包裹的過程，只有我和我娘在那間微弱紅光的佛堂裡沈默地進行著。我心裡有一個想法，即是我身旁這個老去的母親，一定正感傷卻柔弱地想著：這個兒

子，在這一刻，又回到她身邊了。

從我聽到小玉死去的消息，趕回家，開了門，要另外那幾隻騷動的狗安靜，然後再開飯廳的門，我娘和我哥我姊隱在香煙瀰漫的氤氳裡誦經，他們無聲地轉過頭來看我。然後我加入他們一起誦經。小玉的屍體躺在通往浴室的門檻邊，上面蓋了一床薄被。然後我哥離開（趁天亮前趕回我阿嬤那兒），我姊滿臉淚水地去睡。這後半夜，就只剩我和我娘在黑裡，搖頭晃腦半睡半醒地誦經。

我娘像唱誦那些經文的節奏一般地，低聲對我回述小玉死亡的經過。她說，將近十點多吧，小玉突然從床鋪站起，搖搖晃晃走進飯廳。「玉是不是要喝水？」我姊問她。然後小玉走進浴室，蹲了下來，「玉要尿尿了。」我娘和我姊便跟過去。但小玉似乎發現正光著身子在浴室裡的我父親，她抬頭看了看他，又巍巍顫顫地退出了浴室。我娘她們急了起來，對我父親吼：「爸爸（ちやちや），玉要尿尿了，你先讓一下吧。」

但一切都來不及了。在靜止前的那一刻，像慢動作般，所有人的目光停在浴室磨石地磚上，發生的那幾個停格的動作。

小玉蹲下。尿了一大汪的尿。然後試著要掙站起來。可是她卻從側邊直直倒下。

我娘衝過去把她抱進懷裡，小玉睜著眼，打了三個哆嗦，就沒了氣息。

我聽我娘說著，心裡老大不忍。我像個浪子一樣把小玉撿了回來，丟給了這個家裡的人們。自己卻鮮少踏進這家門一步。光影侵奪，小玉得孤單機伶地和這屋裡的人們建立交情。我那衰老的父親、我那個性剛強的母親、我嫁不出去而用極濃香水遮掩自己身上一股衰敗氣

味的老姑娘姊姊……

她後來和他們處得融洽極了。但我知道她心裡一定寂寞傷心，恨透了我。

沒有人知道。我是說，我不敢告訴我娘他們，這個以貓犬之形，在我家混了十幾年頭——當初抱她回來的年輕么子，如今已是一個前額禿頂的中年男人——那個小玉，那隻狗，其實是我父親在外頭的女人。

我和我哥把車繞進一家保齡球館和一家綜合醫院的小路，然後，像是某種流光迴轉或從某一敘事段落跳到另一敘事段落的不耐快轉，擺動著雨刷的擋風玻璃前迷宮般地換著我們長大後便不再看過的景色：一叢竹林旁邊是一株果實垂纒的芭蕉，一戶鐵皮頂紅磚房門外對著車吠的黑狗、一架用竹竿和竹葉覆搭成的車篷裡頭停了輛黑色賓士、另一個垂直角窄彎撲鼻而上的是養豬人餵水的惡臭……

最後我們把車停在一個打了水泥的空地的鐵架棚前，那鐵架棚的橘紅漆鋼樑上用木板紅漆寫了個招牌「康寧企業社」。「這裡對嗎？」我問我哥。這個搭築在這一片省道旁無法變更地目的荒瘠農地上的違建鐵工廠，竟是我们把小玉最終的送行之所？

我和我哥把裝著小玉屍身的紙箱一前一後抬進那個鐵架棚裡。有一個穿著黑皮夾克理平頭戴茶色墨鏡老大模樣的中年男人，從這個空曠屋裡唯一的一張大辦公桌後站起身招呼我們。

「剛過身？」「欸。」「怎知我們這邊？」「看雜誌上的廣告。」「你們是從保齡球館那邊進來的？」「嘿，有夠難找的……」

我哥用台語和他交談著。這些時候我總覺得他比我更能融入這個、我們那衰老崩圯房子之外的世界。

我們跟著男人走進後間，同樣極空曠的空間，擺著兩台巨大的上了綠漆的機器，像是車床或我們小學時學校蒸便當間裡掛滿鐘錶般儀錶的蒸汽鍋爐。我猜那大概就是火化屍體的焚化爐吧。

一旁還有一張桌子布置成簡單的神壇，供奉地藏王菩薩。男人點了兩炷香，要我們簡單祭拜一番。然後要我們把紙箱外頭的垃圾袋拆開。

「不能連箱子一起燒嗎？」我想起我娘在闇黑中，低著頭往小玉屍身周圍填塞那些往生咒宣紙。

「不行吔。」男人拿了把美工刀給我們，然後費力將那台綠色機器裡一個石頭平台像抽屜那樣拉出。

我哥用刀子俐落地割著膠帶封死的垃圾袋和那只箱子。我突然有一種想掩耳尖叫的衝動。不能拆開！

會被發現的！

彷彿窸窣作響，一層一層剝開後，從那紙箱坍塌吐出的，會是一具秀髮如烏雲、白腴豐滿的女體。

我記得光禿的最裡層，胡亂在扭動時，總會在肘部、耳後、肩胛、臀部或大腿外側，這些裸露身軀的突出部位，涼颼颼地感覺貼到一層延展度極強的薄膜。

我記得在那光霧裡，女人裸身背著我坐在床沿，低頭在專注弄著什麼。女人腰際滑下尾臀處有一條膘肉。隨著她的動作拉扯著。後來我發現她正在擦拭她胯間流出的精液。這使我憤怒且羞恥。

「我比起我爸如何？」突然殘忍地問道。

記憶裡女人哭了起來嗎？還是突然變臉，像個母執輩訓斥後生小子，虎著聲要我快快把衣服穿上？（她究竟是我父親的女人呵）

會被發現的。

女人說：「有一天我死了，一定要從你家大門裡抬出來。」

箱子拆開。我哥掩住鼻，「怎麼那麼快就臭成這樣？」覆蓋的經文紙整疊整疊被屍水給浸濕了。

那個男人戴上一副橡皮手套，把小玉的屍體摟抱放到那台機器的石頭平台上（他真是專業）。非常諷刺地，剛剛被我和我哥無比莊重抬進來的，包裝得漂漂亮亮的棺槨，此時被割拆成一堆沾了屍骨臭污水的破爛塑膠紙和牛皮紙碎片。我們碰都不敢碰。

小玉這時平躺在那頭烙燒著之前屍灰污跡的石台上。我又看見她嘴角那像冷凍扇貝整片拖出的舌頭。男人職業慣性地稱讚著這屍體的頭型真好，伊生前一定聰明過人。我哥謙虛地敷衍著。這時我又有一種想發狂尖叫的衝動。男人很費勁地將那平台推進綠色機器的肚膛裡，把鐵門關上，然後把一個船艙鎖鈕那樣圓鐵盤旋緊。把高溫焚燒的電門打開。

也許我的尖叫聲被那機器的轟轟巨響蓋住。腦海裡出現的是一具華麗腴白的女體被烈焰

吞噬的畫面。我們回到外間那張辦公桌，我哥點數鈔票給那傢伙。「貪財，貪財。」男人說。

男人說約半小時可以「燒乾淨」。我和我哥則跑到這座鐵架棚屋地下間一處陽台上的金爐燒紙錢。那陽台憑著一條小溪的溪谷而建，奇怪的是這樣遠遠眺望著那條灰綠色的小溪，我竟可以看見一整群蒼白孱瘦的小螃蟹，像蟑螂那樣歡歡躁躁地爬過堆滿塑膠垃圾的淺灘，然後鑽入水勢湍急的溪流中。我甚至還看見其中一隻落隊停下，邊舔著牠那濕漉漉的瘦前肢。

金爐旁放著兩只塑膠千輝打火機供人使用，我哥點著了一落紙錢扔進爐裡作火引子，就把其中一只放進口袋。

又來了。我心裡想。

然後我們像外頭混的人們那樣裝腔作勢地互相打菸，我哥用剛剛才偷來的打火機替我點菸。

我們在一些細微的小動作上講究著：譬如打菸時，用手指輕彈菸盒使菸頭瀘嘴恰伸出兩根，這樣連菸盒遞向對方時，被敬菸的一方要抽內側的那根表示敬意。我哥替我點菸時，我注意到他用另一隻手上來遮護蔽風，這樣我必須圈著兩隻手掌護著嘴上呼嚕吸著的菸，表示同等的禮貌。等到菸頭的火頭確定燃著了之後，要非常體貼細膩地用食指併著中指輕輕敲他點火的手，表示點著了可以了謝了……

我們兩個那樣靜默地對著抽菸。這許多年過去，我娶妻、生子、身材發福、注意力渙散

……慢慢朝著一個中年人的疲憊世界走去。我哥則因甲状腺亢進整個人清瘦看不出年紀，他的衣著卻愈來愈無法遮掩地像個流浪漢。某些時候，我有一種我變成哥哥而他是我弟弟的錯亂幻覺……

這時我哥突然開口說：「所以說哪……」

我無法清楚完整地記下我哥那天全部的談話，我記得他的大意是說：因為人類的壽命和動物的壽命是如此的不同——人嘛最少平均活個五、六十歲，而一條狗的一生頂多活個十五、六年。所以一個（有養狗習慣的）人的一生幾乎總可以經歷不同的三、四代狗的一生（「這是件傷心事。」我哥他這麼說。）可是可怕的是，你也不是無止境地替這些狗們送終，大約第三代的狗送完了終，人的這一生也就差不多過到盡頭了。

「我們家裡，」我哥說：「上一隻狗掛掉的時候，是幾年前的事了？那時不是說發誓不再養狗了？」

是啊。我笑了起來。那怕已不只十年前的事了。我記得那隻狗叫小花。牠死的那天恰好是大年除夕，我記得我們是在屋外遠遠近近的鞭炮和蜂炮聲中，一家人像聖母慟嬰圖那樣環繞著，看著光暈的中央那隻狗慢慢斷氣。我記得我哥並不在那幅畫面中。他那時在小金門當兵。

我記得第二天一早，是我爸用個紙箱把狗屍裝了，帶著我和我姊，扛到河堤外面的一片苗圃林中，挖個坑把牠埋了。後來一兩年的大年初一，我還會和我姊帶著香和年糖、橘子，到河堤外的那片林子裡，找一個大約辨識的位置祭拜一番。

之後河堤被拆掉改建成環河快速道路，我們再找不到出口可以到那堤外的河濱，且原先的那片林地被鋪上水泥變成駕駛訓練場。我們就沒再去過了。

那時我姊仍是個二十來歲、美如春花的年輕女孩。我還只是個高中生。

我娘還在更年期的模糊地界（那時還沒有現今這些大打廣告的什麼超薄護墊什麼蝶翼，所以總在廁所的紙簍裡，時序紛亂地發現她和我姊那鐵鏽甜腥味的一大坨經血棉紙）。我爹還未退休。

再前一隻狗呢？我和我哥又像小時候那樣專注地討論一個共同的話題了。似乎那幢房子的空間線條、明亮度和氣味，亦隨著一隻狗遞換著另一隻狗的身世倒帶而快速改動著。

那隻狗叫做蘿蔔。

我記得。

我記不很清楚了。我記得那是一隻大白狐狸狗。

那又是另一個十幾年前了。

那時我才剛小學吧？

對，蘿蔔跑掉的時候，我小學五年級了。

那時我們父親臥房的紗門還沒拆掉。他們臥房裡還是放著那張大木床。還有那張老梳妝檯。門內有一面大鏡子的老衣櫃。

我們躲迷藏常會躲進去。

那時飯廳上面還沒加蓋那間違建閣樓。菩薩香案也不是在飯廳。那時後面有一條防火